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序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毛秋白選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毛秋白選譯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

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十六萬字以上或以下，僅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考慮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王雲五識

目次

一 智利的地震（克萊斯特）	一
二 杏革莉笳（許篤謨）	二三
三 歐格嬌（開拉）	五五
四 沈默的議員（李爾）	七七
五 俏皮姑娘（海才）	一一一
六 管柵門的第爾（霍普特曼）	一四三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

一 智利的地震（克萊斯特）

在死亡數千人的一六四七年大地震起震的瞬間，智利王國的首都聖·查哥，有一個被起了訴的西班牙青年名叫愛洛尼莫·魯賈拉，靠在他被禁的監獄的柱上將受絞刑。市內最富的貴族頓·亨利高·阿斯忒綸曾聘他做過家庭教師；因為他同阿斯忒綸唯一的愛女頓娜·約瑟嫻發生了戀愛，約在一年前被阿斯忒綸將他由私邸內趕了出來。在老貴族阿斯忒綸既已警告過他女兒之後，又被他那顧慮到家門名譽的兒子，用惡意的偵察看破了她仍在與人幽會，向父親告了密，老貴族大為憤怒，遂將女兒交給了當地的卡爾麥爾派修道院。可是愛洛尼莫僥倖地得着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在寺院中重續前緣；某夜當夜闌人靜之時，他竟把這座修道院化作了一個人間的樂

園。耶穌聖體祭的一天，許多新增的信女隨着尼姑們正欲整隊出發，不幸的約瑟嫻爲鐘聲所激，發生了陣痛倒在大禮拜堂的石階上了。這件意外的事，大大地聳動了世人的視聽；人們不顧她是正值產後立刻把她繫之於縲纆之中，當她勉強能離開產褥的時候，即依大主教之命，將她帶去受極嚴酷的審判。市中對於這件敗名之事，羣情激昂無狀，連對於發生這事件的修道院，亦復痛詆有加；所以，莫說阿斯忒綸家的請願，即因她平日爲人堪稱本分而加愛於她的，庵長的請願，也不能緩和那修道院的法規將施行於她的嚴重的處罰。結果，由於副王的嚴命，將火刑改爲斬刑，致使聖·查哥不論既嫁或未嫁的女子都大爲不平。行刑的隊伍預定經由的街道，窗門已租出了，屋頂已被拆去了，敬虔的姑娘們招待了她們的朋友，想和朋友們像姊妹一般親暱地共看這順乎神意的行刑實況。這當兒愛洛尼莫也被押在牢獄裏，他聽到這事件的可怕的進展，幾至失神。他企圖越獄，未能成事；無論他怎麼想盡大膽的方法，但到處只撞着門門牆壁；他想由格子窗門逃走，被人發覺，於是對於他的禁錮愈加嚴厲了。他伏在聖母像前，以無限的熱誠向她祈禱，他以為事已至此，惟有聖母或許能救他。可是那可怕的日子卒於臨頭了，同時他胸中已確信自己的境遇已完全絕望了。表示

將送約瑟嫌到刑場去的鐘聲已在打了，絕望已把愛洛尼莫的靈魂奪去了。他已厭生了，決心拿一條偶然在他前面發見的繩子自盡了。已如既述，他現在正立在一個壁柱旁，把那條將使他脫離苦海的繩子，掛在釘着在壁柱上部的鐵鉤上，這時突然發生了像天空墜了下來一般的大聲響，城市的大半下陷，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被埋在廢趾之下了。愛洛尼莫·魯貢拉驚愕之餘，呆若木雞；意識似已被擊得粉碎，卻也抱住了他本來想在此自盡的柱子，免得身子翻倒。腳下的地面在搖動，監獄的牆壁都已裂開，整座屋宇已傾斜，將向街道倒下去了；只因爲這座屋倒得緩慢，與對面倒過來的房屋相觸，偶然構成了一個穹窿，阻住了全部傾圮。愛洛尼莫毛髮豎立，雙膝欲折，戰慄着，在下陷得已傾斜了的地面上，屢起屢躓地逃到那由兩座房屋的衝突，在監獄前壁穿成的洞孔去。他剛剛逃出屋外，既被震撼的這一條街的房屋，因第二次的大震動，統統都崩潰了。他失了神，不知道如何能從這普遍的毀滅之中逃出；四面八方受着死神的攻擊，他跳過木材與瓦礫向着最近的一扇市門飛奔。這裏還有一座房子倒下來，破片遠向四方飛散，把他趕到了傍邊一條街上去了；這條街上火焰已在煙雲之中，像電光一樣由一切屋翼中，伸出它的舌頭來，十分可怕，又將他趕到另一條街

上去了，這條街上，馬波超河的水正在滾上岸來，咆哮着又將他趕到另外一條街上去了。這兒被打破了一羣人，那兒有個人在瓦礫下呻吟；這兒有些人在燃燒着的屋頂上叫喊，那兒有人畜和波濤在爭鬪；這兒有個勇敢的人在救助別人，那兒有個人，面呈死色，默默地把兩隻發抖的手伸向天空。愛洛尼莫奔至市門，一登上市門那邊的小丘，他即失神倒在丘上，約有一刻鐘，深陷於喪失了知覺的狀態之中；後來他醒過來背向都市，撐起半身，對於自己的境遇，不知應作怎樣的見解，他只知撫摸額角和胸脯。由海裏吹來一陣西風，吹着他那漸漸在蘇醒的生命，他舉眼環視聖·查哥的豐腴的郊外，一種莫可言喻的快感湧上胸來，但目覩到處都是狼狽的人羣，卻又使他心頭悶悶不樂。他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事把他和他們驅到了這裏來。他回頭看見了背後沒落了的都市，方纔想起了自己所經歷的那可怕的瞬間。他深深地伏下身去把額角觸在地面，向上帝感謝那不可思議的救助之恩。好像是被刻在他心坎上的一個可怕的印象，將一切舊印象由心裏驅逐了出去似的，他爲了自己還能享樂這充滿着華美的現象的可愛的生活，歡喜得哭了起來了。後來他看到自己手上的戒子，忽然記起了約瑟娜，記起了他的監獄，在監獄裏聽到的鐘聲，及監獄未倒前那一瞬間的情

形。他胸裏又充滿了深切的憂鬱。剛纔感謝的祈禱，現在反而又覺得可恨，天上的上帝，於他也只覺得是可怕的了。隨處都是擲了財物逃入市門去的人；他雜在這些人羣當中戰戰兢兢地探詢阿斯忒綸的女兒的消息，她是否已被執行了死刑；但是沒有一個人向他作了詳細的答覆。一個婦人，背上擄着大得幾乎把她的項頸都壓到地面的一件家具之類的行李，胸脯裏掛着兩個小孩，由此經過；她用像是親自去看了來的口吻說道：「約瑟麼？已被斬決了！」愛洛尼莫轉過身來，斟酌時刻，對於已執行死刑的事，自己也毫不懷疑了。於是他坐在一個寂寞的樹林中，儘自己的心悲傷。他但願得那大自然的破壞力再臨頭一次。他不明白爲什麼他又從自己的煩惱的靈魂所冀求的死神手中逃了出來，而且竟在這死神已自發地由四方現了身來救他脫離苦海的那一瞬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假使現在那些櫟樹被連根拔起，樹梢向他頭上倒下來，他也決不動一動了。他哭得眼枯淚盡，但在熱淚交流之中，他心中又發生了希望，因而站起身來，在郊野中向四面八方遍跑。他找遍了人們羣集着的山峯，跑遍了避難者像潮水一般流着的道路；只要有女人的衣服在風中飄動着的地方，他便要拖着他顫動着的腳去看一下；但總不見那個可愛的阿斯忒綸的女兒。日已西沈了，

同時他的希望也漸漸要煙消雲散了。這時他已到了一塊岩石的邊上，眼前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影稀少的山谷。他遲疑地不知如何是好，一一追過了那些稀少的人羣，他正想轉向的時候，忽然看見浸潤着山谷的泉水邊，有一個年輕的女子，正在泉水裏洗嬰孩。因這一瞥，他心臟躍動了。滿懷着完全是她的預感，他沿岩石跳下來喊道：「唉，聖母呀！」當她爲這聲音所驚，四向張望的時候，他認出她確是約瑟娜。這兩個由於天降奇蹟而得救的不幸之人，互相擁抱着，感到如何的幸福啊！當約瑟娜在赴死的途上已走到臨近刑場的時候，轟然一聲大響，房屋倒了下來，那行刑的隊伍霎時四散地逃光了。約瑟娜驚惶無狀先奔向最近的市門，不一會想起了她的可憐的孩子還剩在修道院裏，急急轉向修道院趕去。修道院已完全被火焰所包圍，那個當她預備與世長辭之前的一瞬間，答允替她照料嬰兒的庵長，正在門口呼號，爲嬰兒求救。約瑟娜大膽地冒了火煙衝進四面已在崩毀的修道院裏去，好像是受了一切的天使的保佑一般，她抱了嬰兒又跑出門來，絲毫也沒受傷。約瑟娜正想投入那個兩手合在頭頂的庵長臂中，卻巧這時房屋的屋翼坍了下來把庵長與她部下幾乎全部的僧尼，都淒慘地擊死了。約瑟娜目擊了這可怕的光景，不禁退縮她迅速替臨終的庵長合

上了眼睛，爲欲把由天公重復下賜的寶貴的嬰兒從破滅中救出，懷了滿腔的恐怖逃走了。她逃不到幾步，又碰見了大主教的死骸。這死骸纔被擊碎，是人們由大禮拜堂的瓦礫下拖出來的。副王的宮殿已坍塌了，判決她死刑的法庭已被圍在火焰中了，她父親的住宅所在的地點已變成了一隻湖，正在吐出淡紅色的蒸氣。約瑟娜傾了全力支撐她自己的身子。她屏除胸中的悲傷，抱了由死神手裏奪來的嬰兒，勇敢地由這條街跑到那條街；已近市門的時候，看見愛洛尼莫曾在裏面悲嘆過的監獄也已崩潰了。她一見了這情形，頓失去了知覺，踉蹌地要倒下街角裏去了；可是同在這一瞬間，一座既已震鬆了的房子在她背後倒下來，把她嚇了一跳，反而使她得到了氣力，再跳起身來，吻一吻嬰兒，拭一拭眼淚，不再去顧慮周圍的慘劇，逃向市門去了。她跑入市門，想到房屋雖然崩潰，但住在裏面的人未必個個都遭殃的。到了十字路上，她佇立着，翹首等待那除了嬰兒菲利普之外這世上她所最愛的人或許還能見面。這樣的人並不見，而人羣只管在雜沓起來，所以她又繼續前行，然而還是屢次回頭屢次等候；她淚如雨下，匍進了一條被松樹遮了陰的幽暗的山谷，想爲她以爲已逝世了的愛人的靈魂祈冥福；不圖在此卻遇見了愛人，這種幸福，直使她要當這山谷是伊甸的。

樂園了。她感慨無量地把這些事告知了愛洛尼莫，說完話把嬰兒交給他，讓他與嬰兒接吻。——愛洛尼莫接了嬰兒，感到莫可名言的父親的喜悅撫愛嬰兒，因為嬰兒看到不認識的面龐哭了，又用盡愛態騙嬰兒住了嘴。這當兒美麗無比的夜之幕已從天垂下，瀰漫着設非詩人做夢也想不到的銀輝閑寂而又異常溫和的香氣。沿着山間的各處，人們在煌煌的月光中坐下，用蘇苔樹葉作成柔輓的臥牀，以休養整日的勞苦。有的人沒了房屋，有的人失了家眷，有的人房子家眷統統沒有了，因為這批哀鴻只管在悲嘆，愛洛尼莫與約瑟嫺悄悄地走進了一個較為稠密的叢林裏，免得因為他兩人的靈魂的竊喜增加別人的悲痛。他們看見了一枝美麗的石榴樹，滿載着香氣郁郁的果實的枝椏，向四周遠遠地披開，樹梢上有隻夜鶯在唱歡樂的歌。愛洛尼莫坐在這棵樹的樹幹傍，約瑟嫺坐在他膝上，菲利普坐在約瑟嫺膝上，愛洛尼莫用大衣裹住了約瑟嫺與菲利普休憩。樹影與透過樹隙來的斑斑點點的月光跨過他們的頭投射到那一邊。月光不待他們入夢，已因為赤色的曙光失去光彩了。他們因為說不盡關於修道院裏的話，監獄裏的話及雙方爲了對方所味嘗的苦惱的話，所以整夜未能入夢。一想到爲他們的幸福計，世界上不得不降下這麼大的災害來，他們真是感

慨無量。他們決意俟地震停止，立即往約瑟娜的親友所住的拉·空塞普去，大概可向這友人稍微借到一點錢，然後由彼處乘船到愛洛尼莫母親的親戚所住的西班牙去，便在此度他們的幸福生涯。他們打定了這個主意，接了無數的吻睡着了。兩人醒過來的時候，太陽已昇得高高的了。他們看見近旁的幾組家族已生了火在預備簡略的早餐。愛洛尼莫正在考慮他如何能爲妻和子找得食物，卻巧有一個衣冠楚楚的青年抱着一個嬰兒，走到約瑟娜身傍，以謙遜的態度問道：「這個小孩的母亲，受了傷臥在那邊的樹下，可否請你暫時代喂一喂乳？」約瑟娜一見這人是舊時的相識，不覺有點遲疑了；但那個男子猜錯了她這狼狽的態度，又繼續說道：「只要一會兒工夫便够了，頓娜·約瑟娜，這個孩子，自從我們大家遭遇了不幸的那個時候起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口乳哩！」於是約瑟娜道：「剛纔我未答話，是因爲別的理由啊！頓·斐爾南德，在這樣可怕的時候，自己所有的東西無論何人總不會拒絕與別人共用的。」說着拿自己的孩子交給愛洛尼莫，把那個小孩抱到她胸脯裏去了。頓·斐爾南德對於這樣的親切，非常感激，問道：「我們的家族此刻正在準備早餐，你們可願參加？」約瑟娜答說她樂於依從這個提議。因爲愛洛尼莫也沒有可反對的理由，所以

跟了頓·斐爾南德到他的家族那裏去了。在此，約瑟嫻備受了頓·斐爾南德的兩個姨妹的，至誠而親愛的款待。這兩個姨妹，（一個名叫頓娜·愛莉薩伯特，一個名叫頓娜·昆斯坦策）是以至可欽佩的年輕的貴婦聞名的。雙足受了重傷臥在地上的頓·斐爾南德夫人頓娜·愛爾味萊，看見約瑟嫻胸脯裏代她抱着那個已哭疲了的孩子（育安），很親切地拉約瑟嫻到她身傍坐下。頓

斐爾南德的肩膀受了傷的岳父頓·比德洛也向着約瑟嫻很親愛地點頭致禮。——愛洛尼莫

與約瑟嫻胸裏發生了一種奇妙的感想。看到人家以這樣的信賴與親切待遇他們，他們對於刑場監獄鐘聲等等過往的事不知應作怎樣的回想；這些事難道只是他們做了一個夢麼？人們的心自從被那可怕的震動所搖撼以後，像統統都已互相融和了。人們對於地震以前的記憶，什麼都想不起了。祇有昨晨雖受了友人招去看行刑的光景，但推辭未去的頓娜·愛莉薩伯特時時以夢幻一般的眼光向着約瑟嫻看。然而人們一談到某種新的慘事，便要把約瑟嫻欲由地上飛往天上去的靈魂，又重新拖下地來。據人們說：「最初的主震動發生後，市中即擠滿許許多多婦人，在男子們的眼前產下了嬰兒；市內的僧侶手裏拿了十字架趕來趕去喊道：『世界的末日到了！』有一個衛兵

衝了副王的命，叫某教堂裏的人退去，但這些人答道：「智利已沒有副王了！」副王在那可怕的地震的瞬間，爲欲防止盜賊，不得不命人造了絞首架；有一個清白的人經由一家火燒着的房子後門逃出來，被這一家的房主輕率地捉牢，竟立刻送上了絞首架。」約瑟娜慇懃地替頓娜·愛爾味萊的傷加以包紮，頓娜·愛爾味萊看見人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乘機問約瑟娜道：「那個可怕的日子你是怎樣度過的？」約瑟娜抑住悲痛的心，摘要地說了一遍；她看到這貴婦人聽了自己的話眼眶裏已含着淚珠，心裏很歡喜。頓娜·愛爾味萊執住她的手，緊緊地握住，以目示意叫她不要說了。約瑟娜覺得自己像是雜在仙侶之中一般。一種不能自制的歡心使她感到昨天雖是這世界的大厄日，卻也是天公從未賜與這世界過的大恩惠。正在人類的儻來物化爲烏有，大自然勢將毀滅的那個淒慘的瞬間中的確，只有人的靈魂，會像一朵美麗的花一樣，開放出來。目之所能及的郊野，一切的階級的人們，王者與乞丐，太太和農民之妻子，官吏與工人，僧侶與尼姑，都混在一起，互相憐憫，交相援助，能够支持生命的東西，什麼都樂於共用，好像那嚇脅了人類的災厄，已把幸而能躲避的人，全部結成了一個大家族。現在他們所談的，並非日常在茶餘飯後作爲材料的那些無聊的閒話，

而是關於偉大的行爲的實例；平日世間並不怎麼注意的人們，這時卻表示出了羅馬的騎士一般的偉大的精神。他們說了許多剛勇大膽的行爲，欣然不顧危險的舉動，殺身成仁的犧牲精神，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毫無價值，一找就可找到的東西一樣，輕意放棄的，種種實例。確實，這一天，既沒有一個人不碰到某種捐人眼淚的事件，亦沒有一個人不親自做了仁俠的大事；所以人們的胸中所刻着的苦痛之中卻也雜着多量的欣喜的感情；據人們的意見：人們全部的幸福總量，是否一方面所減少的分量，適在另一方面增加了，這問題實難於解釋。愛洛尼莫與約瑟嫻對於這種情形默默地信意觀察後，愛洛尼莫拉了約瑟嫻的手很快樂地在柘榴樹的樹陰下跑來跑去。愛洛尼莫向約瑟嫻道：「如目前一般人們感情的轉變與周圍事情的變化，已推翻了我渡歐的決心，那個副王平日無論何事常以好意待我的；他若是還生存着的話，那末去向他跪下討討情看吧！我與你還有留在智利住的希望呢！」說着吻了她一下。約瑟嫻答道：「我的心思和你一樣；若是我父親還活着，那末無疑地能和我們和解的；至於到副王那裏去求情，我看還不如先到拉·空塞普甸去，從那兒再用函件與副王交涉赦免的事；在那兒，無論交涉的結果怎樣，橫豎已近海口了，若是能得到最好的